

# 淮河畔：八公山里的眉眉俏

杨道文

容的华丽诞生，最终与一座山脉的归宿交织在一起，赋予了八公山一份独属的、柔美而浪漫的女性文化记忆。

梅花妆的魅力并未囿于宫廷高墙，它沿淮河而下，浸润了两岸的民间生活，完成了从皇家时尚到地方民俗的华丽转身。寿阳公主的故事在淮南民间广为传颂，其妆容更是被本地民众亲切地称为眉眉俏、梅梅俏、美眉俏。

清代《寿州志·花隔夫人墓》附记道：“寿阳、淮南民间今仍有此俗，少女多从之，幼童点之，名曰‘眉眉’（梅梅）俏。”北宋官员刘安上在寿州为官时，也曾以诗描绘此景：“花隔谁家，梅妆自古传。家家小女儿，满颊点花钿。”

这证明迟至宋代，点梅花已成为寿春地区寻常百姓家少女乃至儿童的普遍风尚。这份穿越阶级、持续千年的审美传承，使得梅花妆不再是史书中的冰冷记载，而是活在八公山周边百姓代代相传的习俗与记忆里，成为淮河文化基因中鲜活的一脉。

## 二、诗画文章咏风华：梅花妆在古典淮河文化中的意象升华

梅花妆的影响力远播华夏，其文化意象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、笔记小说中被反复吟咏与重塑，从一个具体的妆容升华为承载高洁、相思、闺趣等多重意蕴的文化符号，这为八公山依托此IP进行文化深挖提供了浩瀚的文本宝库。

自南北朝后，梅花妆便成为诗词中一个经典意象。如：

诗仙李白以“龙子善变化，化作梅花妆”赞其神妙。

北宋名臣范仲淹在《和提刑赵学士探梅三绝》中写下“静映寒林晚未芳，人人欲看寿阳妆”，将梅花妆与寒梅的清雅直接关联。

欧阳修“清晨帘幕卷轻霜，呵手试梅妆”的句子，则生动勾勒出闺中女子冬日试妆的娇憨情态。

南宋姜夔更是寄情于梅妆，在《江梅引》中慨叹：“人间离别易多时，见梅枝，忽相思。几度小窗，幽梦手同携。”“额间一点梅，已成勾起无尽相思的媒介。”

这些璀璨的诗句，不仅记录了妆容的流行，更将其美学价值凝固在文学殿堂，成为八公山文旅叙事和淮河文化中可以直接引用的、极富感染力的文化资源。

梅花妆的传奇被正史与类书记载，确立了其在中国妆容史上的正统地位。沈约《宋书》最早录其起源，北宋《太平御览》加以详述。更为系统的是明代《永乐大典》，其在“妆”字部下，汇集了“佛妆、墨妆、晓妆、桃花妆、汉宫妆”等明

朝之前历朝历代流行的18种妆容，其中便专列“梅花妆”。

《永乐大典》记载：“宋武官女，效寿阳落梅之异，作梅花妆。”这说明，梅花妆被视为一个独立的、承前启后的重要妆容流派，与桃花妆等并列于中华美妆史的长卷之中。这份“官方认证”，极大地提升了梅花妆作为淮河文化IP的历史厚重感与独特性。

## 三、梅落灵额化金印：发掘梅花妆的文化遗产价值与时代意义

梅花妆的传奇，历经千载仍以眉眉俏的形式存在于民间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奇迹。

对于八公山而言，发掘这一附着于特定地理空间、融合了历史、人物与习俗的非物质性人文景观，其意义远不止于追溯一段妆容历史，而是一次对地域文化根脉的深度探索与价值重估。

传统上，淮河畔八公山的文化叙事多聚焦于宏大的主题：淝水之战的兵家烽烟、《淮南子》的哲思玄理，抑或豆腐起源的烟火故事。而梅花妆及其背后的寿阳公主传说，恰恰提供了一种柔美的、生活化的、属于女性与日常审美的历史叙事维度。它记录了一场自上而下、穿越阶层的时尚潮流如何沉淀为地方风俗，为八公山刚毅的历史面孔添上了温婉的眉眼，证明了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烽火与哲思，也曾流淌过浪漫。

“梅花妆”故事在寿县、淮南民间口耳相传上千年，点眉眉俏的习俗至今为世人所喜爱，甚至被用于戏剧舞台青春旦角的点额妆，这就是一种强大而持久的文化认同。

对于沿淮居民而言，发掘这个故事，意味着唤醒深植于集体记忆中的文化乡愁，建立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羁绊。这种基于共同传说与习俗的情感连接，是塑造旅游目的地独特魅力和增强居民文化自信感的宝贵资源。

相较于静态的遗址或抽象的哲学，梅花妆具有极强的可体验性与可转化性。它直接关联“美”这一普世追求，天然具备成为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的潜质。

从“成五出花”的文字描述，到“呵手试梅妆”的诗词意境，再到眉眉俏的民间习俗，它提供了一整套从视觉、触觉到文化想象的美学体验接口，让游客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。

梅花妆并非孤立的文化遗产。它像一根柔韧的丝线，不但能够串联起八公山及周边诸多看似离散的文化元素，更能串联南朝刘宋政权经营江淮的历史；它不但能融入“人日节”等传统习俗，也常

见于从唐宋到明清的无数诗词歌赋之中。

发掘梅花妆，实则是在进行一场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与叙事整合，能显著提升淮河文化的整体内涵与吸引力。

## 四、守正创新促发展：探索梅花妆类人文景观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

对于梅花妆这类以传说、习俗、文学意象为核心，实体遗迹相对模糊或残破（如花隔夫人墓“今有迹在”、现状残破）的人文景观，其保护与发掘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文物修缮模式，而应采取“活态传承、创新转化、虚实结合、体系构建”的综合策略。

保护的前提是清晰认知：

首先应组织历史、文学、民俗、考古等领域的学者，进行系统性研究；全面整理《宋书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永乐大典》《寿州志》以及历代诗词中关于梅花妆、寿阳公主、花隔夫人、花隔镇等的记载，形成详实的资料汇编。

其次要推动成果转化与创新实践，将资料进行成果转化，并推动文旅产品的创新实践，如设计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美感的文创商品，像“一点梅”系列彩妆（口红、额贴）、香氛（梅花主题）、饰品、“含章梦梅”文具套装；印有相关诗词的丝巾、杯具；梅花造型的糕点、茶饮等。

最后要避免梅花妆这类文化景观的孤立存在，应有计划地将其有机嵌入八公山及淮南市全市的文旅大盘，丰富文旅内涵。

八公山不只承载着战争的硝烟与哲学的遐思，也萦绕着一位公主的千年梅香。梅花妆，这段沉睡于史籍与民间的传奇，是八公山文化旅游资源中一颗尚未被充分擦亮的明珠。

它不是一处具象的遗址，而是一种弥漫在山水之间、流淌于历史文脉中的风情与记忆。通过系统地梳理其历史渊源、文化意象，并以现代文旅思维进行场景重构、产品转化与精神提炼，完全可以将梅花妆打造成为继楚汉文化、豆腐文化之后，八公山又一张独具魅力、不可复制的人文名片。

当游客漫步八公山，不仅能凭吊古迹、品尝美食，还能在小姐门前聆听一段浪漫传说，在体验坊中沾染一抹属于自己的眉眉俏。那么，八公山之游便是一次跨越千年的、立体而丰盈的文化美学之旅。

让那朵自寿阳公主额间飘落的花，在当代文旅活水的润泽中，于八公山麓再次粲然绽放，香远益清，俏在来访者的眉间。

# 田家庵老北头趣闻轶事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北头，木匠是广泛需要的工种。与铁匠、鞋匠、缝纫工定点工作不同，木匠要到各处做家具、修门窗、盖

房子，干完活就到下一家去，如同“吉普赛人”般流动。六十年代后期，我母亲和两个姐姐分别下放三地，奶奶因成分高被迫分居，生活困难，前途渺茫，具象了“四分五裂”这个成语。父亲让我辍学拜刘师傅学木匠。刘师傅在日本人占领大通矿时，当过童工、学过木匠，愿意接纳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。

我第一天上班就碰了个大钉子。一个青年木工看我又瘦又弱，盯着我说：“你这么小个头，怎么能学木匠呢？回家喝两年稀饭再来吧！”把我吓得无言以对，尴尬地捱到中午回家，家人也是垂头丧气。好在刘师傅和这个木匠打了招呼，我才留下来继续学徒。

我学木匠身高、体力都不够格：推刨子要在脚下垫两块砖，锯木头要站在凳子上。加之刚出校门，什么事也不懂。学木匠不几天，我用铁桶架在火上熬水胶，铁把手也在火上烤，水胶热了溢漫出来，我慌忙去抓把手，“吡啦”一声，四个手指肚被滚烫的铁把手烫起了大水泡，我疼得浑身颤抖。回到家，奶奶看到大水泡，连忙找明矾放碗里泡水，让我消炎解痛。她的泪水断线似的流下来。那一夜，我和奶奶都没睡：我抱着手疼痛难以入眠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；奶奶辗转反侧，不时地看着我唉声叹气，她的心已被烫得千疮百孔，比我更加痛苦和煎熬。我猜想，那是她为两个儿子十五岁就离家到外地学徒，而她的孙子又重蹈覆辙当童工学木匠，感到命运对儿孙的不公。

学徒需要眼里有活。我在师傅们干活时，像手台术旁的器械护士，师傅要什么工具，马上递过去，要什么材料，马上准备好。下班收拾好工具，打扫好卫生。师傅们认为我很有眼色，那个让我回家喝稀饭的木匠对我也有了好感，我融入木匠群体之中了。

当年不上学、不放下、留城当学徒，是违背政策的，我要“偷偷摸摸”，师傅也受到领导的警告。于是就避开闹市，到距家十多里的洛河镇淮南农机站工地上班。一路坑坑洼洼的沙石路，师傅弓着腰费力地骑着自行车带着我。经过屯头灌溉站有个高坡，我下车助力把车推上去，下坡滑行再蹦到车上。师徒二人，迎着朝阳来，伴着晚霞回，一路风雨兼程，师傅为我这个徒弟可真不容易。

师傅是个胸怀开明的人，他嘱咐我多学各个师傅的专长，我也是专心致志，很是用心。近一年了，师傅认为我的技术可以闯荡了，为我准备了一套木工工具，算是为徒弟“成人礼”赠送了饭馆。那个年代还有“师徒如父子”的传统，名师与高徒是手艺人的追求，延续着一代代工匠精神。此后，我每年都携妻带子去看望他。

离开师傅，我进入老北头淮滨街修建队和田家庵建筑公司。老北头对木瓦匠流传着“临时工临时用，临时不用住家送。”我经历了流动“吉普赛人”般的木匠岁月。

我第一次外派是田家庵电厂。电厂管理木工的是后勤部姓王的转业干部，高个子、大胖子，看我十四五岁年轻活泼，开玩笑对我说：“这个小木匠怪能干，给我当干儿子吧。”我随口回怼他：“工厂不分家，老少弟兄们。”可把他气坏了，告到公司领导那里。领导笑着批评我傻，说不知趁机会让我买套衣服。可见那时的我愣头愣脑，智商、情商都发育不良。

在电厂的最大收获，是在厂图书馆维修家具时发现了很多书，有清华大学的《建筑学》《建筑工人识图制图》，还有《家具图集》，这对我是难能可贵的。我借书回家，虽对教材仅懂非懂，对精美家具从未见过，但依然有如饥似渴的学习激情。对识图识图，我结合实践慢慢琢磨。对精美的家具造型，连夜用拷贝纸贴在书上描下来。通过囫圇吞枣、照猫画虎的学习，我理解了识图识图、木工制作、家具设计，扩展了知识视野。在朦朦胧胧的年龄，从“知其然”进入到“知其所以然”。

木匠是个体活，每天上班从早到晚，如同练功一般和坚硬的木头较劲。推刨子必须用全身的力量，两个食指在坚硬的木刨子上按下了两个凹印。一天下来衣服全部汗透，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一样。回到家里，父亲很是心疼后悔，说怎能让孩子干那么重的活。

我是很幸运的“吉普赛人”。第二次派工到淮南木材公司。那是木工行业的大学校，既有木材加工、家具制作，也有纤维转化、环保活性炭，还有制作出工肠衣桶的车间，形成了全产业链的完整体系。我才知道我原来是井底之蛙，这里才是天高任鸟飞、海阔凭鱼跃的地方。我学习比较时髦的家具制作工艺，如贴刨花、刻虎腿、雕如意拉手。晚上在家里的灯光下，学做床头柜、大衣橱等，还制作木匠小工具。母亲赞许我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那是我木匠岁月里难能可贵的经历。

第三次“吉普赛人”派工，增长了装饰艺术能力。那是我学徒三年后第一次“独闯天下”，到田家庵前进商店做木匠。那时商场橱窗里布置各种展品，使顾客借一斑而窥全豹，吸引到商场购物。橱窗代表商场的档次和风貌，各家商场争奇斗艳、博取眼球。我和做美工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好伙伴。他构思我制作，取长补短、相互切磋，新颖造型成为橱窗的艺术作品。在一次公司会议上，我的小成就得到印证。号称田家庵手艺最好的钟师傅，洋洋得意地向其他木工吹嘘说，目前最时髦的“羊角腿”家具，就在前进商店橱窗里。而这正是我受电厂图书馆《家具图集》启发设计制作的展示品。我在一旁淡然一笑，原来创新技艺并不那么神秘。

“吉普赛”式的流动派遣，我先到面粉厂、化肥厂、味精厂等国企。这些工厂的木匠是正式工，大多自己不干活，把活几分配给“吉普赛”木匠，就优哉游哉地走了。我们挥汗如雨，他们挥扇观战。我体会到，原来木匠也是分成三六九等的。随着社会稳定和生活需求，我们这些“吉普赛”木匠的周末，都贡献给了需要家具的亲朋友好。每到星期天的清晨，朝霞刚洒在田家庵大街小巷上，四五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像翱翔的雁群，奔入做家具的人家中。从早到晚，就把别人家里杂七杂八的木料，变成了亭亭玉立的柜子、带纱窗的菜橱。

一次为一对医生夫妇制作菜橱，快一点多钟早过了午餐时间，我们已饥肠辘辘，可这对夫妇还监工般欣赏我们的手艺。几个木匠疲惫地放下刨子和斧头，和医生家的两个男孩说起阿凡提的故事。说阿凡提到一个音乐家里做客，音乐家吹拉弹唱不亦乐乎，过了中午也没做午餐，音乐家还兴趣盎然地只顾拉曲，问阿凡提哪个乐曲最好听。阿凡提饿得受不了了：“现在用锅铲子铲锅的声音最好听。”我们的故事和欢笑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这对夫妇忙不迭地端上饭菜，大家的欢声笑语有了更诙谐的味道。

作为随时被派遣的木匠，在别人眼里就是四处奔波的临时工。二十岁的我，也想随“吉普赛人”般的流浪，到工厂工作。

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做家具，就与调动工作有关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在飘着雪花的外面赶制床头柜。天寒地冻，我怕熬制的骨胶黏合不好，又看雪花飞舞，天色已晚，不免手忙脚乱起来，不小心将手划了个口子，血马上涌了出来。我哪里顾得上鲜血直流，一边抓紧木头构件，一边用斧头将榫卯敲打在一起。每敲打一下，震动伤口就涌出血来，雪地上斑斑血迹如红梅般耀眼。我的手也在床头柜上留下了点点的红花。

少年吃苦耐劳，“吉普赛人”般的奔波，有时也是一场难得的礼遇。越过这些沟沟坎坎，再回首就是苦难辉煌。



旧木桌，慢时光 陆士德 摄

# 「吉普赛人」般的木匠岁月

高振中

# 然丹：楚国首任淮南地方官

周强

重新成为楚之属国。

州来国地跨淮河两岸，既近楚之边陲，又与吴国相望，是“吴楚中间要害处”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楚灵王预估到吴国一定会报复，于是安排“宜咎城钟离（今寿县瓦埠湖东），然丹城州来”，做好防御吴国反攻的准备。负责筑城的三位将领都是楚国重量级人物，宜咎的官职是箴尹，负责规谏；道宜疆的官职是太宰，负责辅佐君主治理国家；然丹的官职是右尹，相当于副宰相。虽然州来国的国祚已经恢复，但还是需要楚国提供武力庇护，于是然丹成为楚国历史上第一位留有姓名的驻屯淮南的行政长官，兼行州来国的摄政职权。

按照楚灵王设想，三座城池分布在淮河中下游，就像一个铁三角，形成楚国东部边界地区的安全屏障。很可惜在筑城过程中，这一带突然发生大水，在建诸城遂成“烂尾工程”，但然丹继续以右尹身份驻守州来。

## 乾溪谏楚王

公元前534年，楚灵王灭陈。次年，楚国将附庸许国的都城迁至城父（今亳州市谯城区城父镇），然丹参与了这场劳民伤财的人口大搬迁。楚灵王弟弟公子弃疾负责将陈国的宗室和百姓迁到楚国内地，然丹负责将城父地区的原住民迁到陈国故地，以腾出空间让许国搬迁，又负责将楚国方城外百姓迁到许国搬迁后腾空的地。

许国迁都后，需要对相关地域进行区划调整，然丹负责将州来国淮水北岸的部分土地划拨给许国，此即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所记“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”。亳州至淮南的直线距离有二百公里左右，可见此时的州来国实控区域至少已经延伸到涡阳、蒙城一带。

楚灵王非常关心这一带的防务，于公元前530年专门巡视，“狩于州来，次于颍尾”，颍尾即今寿县正阳关镇。“狩”有打猎和巡狩两个意义。引文大意是，

楚灵王驾幸州来，先在州来隆重举行了阅兵仪式，接着一路游猎，行至颍尾才驻扎歇息。然丹作为州来主官，不得不隆重接待，以满足楚灵王争强好胜的虚荣心。

州来阅兵后，楚灵王发兵打击吴国的盟友徐国，然丹随楚灵王进驻城父附近的乾溪。时值严冬，君臣于雨雪寒夜在军营对话，《左传》名篇“子革对灵王”记录了此次对话的全过程。楚灵王向子革接连发出三问：第一问是，现在我派人去洛邑求取九鼎，周天子会给我吗？第二问是，我们向郑国家要许国（今河南许昌市一带）旧地，郑国会给我们吗？第三问是，楚国的陈、蔡、东、西不羹四个别都的兵车规模都达到一千辆，诸侯会畏惧我们吗？

对楚灵王的三问，子革都做出顺从的回答。这时楚灵王出去处理别的事情，一直旁听的大臣斥父抱怨子革说：“您在楚国是很有名望的人，现在大王问你话，您只知道唯唯诺诺，我们的国家该怎么办？”子革胸有成竹地回答：“我刚才是在磨刀子呢，等一会大王出来，我的刀刃就要砍下来啦！”

楚灵王回到营帐，君臣继续对话，子革借解读古诗《祈招》，婉转地希望楚灵王应该按照老百姓能够承受的限度来使用民力，而不要滥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这样君主才算具备金玉一样的德行，他的德行才会被天下的百姓传诵。

楚灵王听了，沉吟半晌，作揖进帐，接连几天反复思考子革的良言，以致寝食难安，但最终没能接受子革的规劝。

## 事奉楚平王

楚灵王在位期间，既穷兵黩武，又穷奢极欲，以致国人咸怨，左右离心，诸侯携贰。“子革对灵王”不久，也就是公元前529年夏，流亡晋国的公子比偕国内，与其弟公子黑肱、公子弃疾合谋，联合各自能够控制的地方武装，攻入郢都，杀掉楚灵王太子熊禄，公子比被拥立为新的楚王，公子黑肱担任令尹，公

# 楚文化大家谈

（第四季）征文

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

郑丹是郑穆公之孙，子革是其字，因其父名然，故又名然丹。公元前538年，楚军收复州来，楚灵王令“然丹城州来”，州来故城即今寿县战国寿春城遗址，于是然丹以右尹身份兼任了楚国历史上首任淮南地方最高军政长官，直至公元前529年州来再度失守于吴国。

## 然丹城州来

公元前554年，郑国发生内乱，然丹出奔楚国，在楚军中担任一般将领。公元前541年，楚灵王发动政变夺取王位，担任右尹的弟弟公子比出逃晋国，楚灵王遂提拔郑丹为右尹。右尹是令尹的助手，地位略低于左尹。然丹感激楚灵王的知遇之恩，从此成为楚灵王的亲信。此后史书很少再书其名郑丹，而是以其字“子革”或父氏“然丹”代之。

楚灵王因弑君上台，诸侯多有微词。为挽回形象，楚灵王在夺位两年后发动了一场对吴战争。齐国权臣庆封在国内权力争夺中失势，出逃吴国，吴王余祭将他封于朱方（今江苏镇江市东南），庆氏家族聚居于吴国的核心区域，继续享受权贵生活，甚至比在齐国还要富有。楚灵王遂以“齐庆封弑其君，弱其孤”为借口，于公元前538年在申地（今河南南阳市北）组织诸侯会盟，蔡、陈、郑、许、徐、滕、胡、沈、郕等9国国君和宋世子，以及淮夷部落首领都参加了盟会。

在会盟时，楚灵王“义正辞严”地陈述了伐吴的理由，然后率领诸侯之师攻打吴国，一举占领朱方，庆氏家族被诛。随后楚灵王挟得胜之师顺势收复了已被吴国占领46年之久的州来。因为淮夷部落首领参加了申地会盟，又追随楚国打进吴国，楚灵王投桃报李，在收复州来之后，立即恢复了州来国的国祚，使其